

遊永康靈巖記

余既別方巖將取道縉雲南入仙都纔行數里
二人指西
南石山謂是靈巖洞余往尋之叩其門有僧出遊駭曰窮
山鮮遊客客從何來余告之故僧喜速余入入漸深隱見
峯巒聳翠竹木翻空心爲驚訝問之始知身自洞後入洞
深幾三十丈濶半之而高僅丈餘下上夷坦不凹不欹隔
以疎櫺別爲殿堂如居大樓之下深隱而明其外環山勢
如列屏垣余既愛其景又於不意得之因頓足長嘯而洞
下空嵌蹈之有音嘯聲發洞中與其音翕和鏗鏜飄忽絕
類金石會日西墜止洞中俄而素月東升光照洞宇高松

吟風虬影布石余脫衣徒跣盤桓其間清氣罩人心脾若
洗噫以余之愚而筇杖蒲鞵恒與泉石有緣亦云幸矣獨
怪茲山密邇方巖而實勝之乃談者競稱方巖而不及此
其故何哉志之以告好奇者

錢塘江觀潮記

錢塘江潮水之異者也余屢適杭不遇庚申秋八月三日
將渡江僉曰潮至矣登高遙眺儼若一線橫江縻於兩涯
隱隱有聲頃之而近望若素練聲亦漸巨至則怒濤涵湧
高四五丈驟然而過濺白如噴雪怒號如崩山雜以人聲照
以斜暉光怪震撼駭人耳目恍如萬軍赴敵素車白馬露
刃齊行大闕于冰河之上及其既過則盈盈江水坦然安
瀾向之變態不知烏有也噫異矣或曰此天地奇險之氣
也或曰子胥之怒實爲之余聞之赭山子曰海口兩崖其
址亘於江底故潮至則蓄既盈則潰其信然歟余將訪而

窮焉故志之

飛來峯記

庚申秋仲余既遊西湖維舟花港步入山蹊旋繞竹木間
有大叢林今所謂雲林也寺前有澗澗上有亭唐人所謂
冷泉亭也隔澗有峯空中而多竅則晉人所謂飛來峯也
自澗曲渡峯下空洞虛明入之既深頗覺黝黑旁穿曲轉
復朗然而光若是者數處皆可愛而在澗邊者爲最余至
洞聞洞口泉聲灑灑然似從洞底出會有抱絃索而至者
坐洞下而澗而彈響鬱洞中悠揚而遠與鳴泉爭韻坐聽
久之夫飛來之說出於釋子怪誕不足憑然西湖諸山殊
少奇峭獨茲峯玲瓏秀出雲林踞之遂爲西湖最勝故遊

者亦以釋子之言爲然雲林卽古靈隱也其西曰天竺

遊虎邱記

蘇爲東南之衝四方百物多會其地人文蔚起居民富庶
好爲遊觀之美東國繁華以蘇爲最蘇城之西七里有虎
邱已未夏余至蘇而遊焉登千人石探劍泉俯仰瞻眺亭
榭梵宮縱橫繡錯樓船輿馬之集紅裙紈袴之嬉管絃歌
歌之會紛紛不絕可謂極遊觀之盛矣余聞山林泉石天
所以娛幽潛遺逸之人而非富貴者所得兼也至觀於茲
鉛華氣味薰罩林泉而一觴一咏之風罕有聞焉是茲邱
固富貴者之山水非幽潛遺逸之人之山水也余也竹杖
芒屨浮遊南北今遊茲邱得毋於山水中作繁華之夢耶

抑于繁華夢山水耶志之以徵我遊

渡閩海觀石飄記

怪石之肖物者皆可於山谷得之惟舟帆用於水而在山則不類是故枯蒼石帆居於溪而帆不克肖雁蕩一帆肖其形而澗小水淺至於居汪洋淼淼之中而又確肖者惟閩海石帆爲最辛酉冬余乘舟遊廈門旣穿古巖遙見數十里外一舟逕渡舟子笑曰可追及余不知其故頃之相去僅數箭乃是怪石卧波如舟狀其中峯拔起數十丈稍前一峯高視中峯之半如巨艦之懸雙帆泛泛水面時西北風勁余舟順風疾踔至其處視之若逆風亂流而來飛掠余舟而過乃回首顧之又若追來狀及隔四五里祇見

如擺柁跨風悠揚破浪尤爲確肖舟子曰聞昔東夷會艘
寇閩中月夜渡此夷以石爲真舟說趨之渠魁艘先至風
急勢迅觸石而碎羣夷遂去故又名殲夷石舟人爭談逸
事皆可笑時睠石帆已隔數十里猶隱隱雲水間入艙
記之

遊廈門記

閩爲中國東南奧區而廈門又閩東南之絕徼也北適泉
興以通江浙西由漳汀以抵東粵懸居海表爲海道之衝
洋帆番船之出入者紛如蟻附悉於茲繫維焉蓋東南一
鎖鑰也其地氣溫其土燥其水清而駛華夷百貨雜然而
集民則庶而聚直而好聞加以諸夷往來一失御則每有
事辛酉仲冬余航海至其地旣觀民物風土之異久之有
客招余覽勝者相與躋東山之崇椒於時天空氣肅目窮
萬里客指諸夷告余曰今因北風揚帆而南呂宋呷喇諸
邦在焉西南則暹羅交趾也東望琉球日本邈在天末然

巨艦所經不旬月可至焉余凝目視之近遠風帆之外浩
浩蕩蕩隱見烟雲香靄于天日出沒之間而已因與客談
昔時海邦搔擾之由知今日夷夏敎甯實非無故相與浩
誦而反

遊文臺記

文臺在圖書府之右前爲玉版障清光肆映後有磴遊人
所由升也臺之上東壇不陂風雨不能及綠滿於外極瀟
灑之致焉居其間者管中書穎爲文臺主人與楮待制石
處士陳元使者相善號文臺四友其後陶水部及木尙書
偕入焉又爲文臺六君子云臺不甚高然遊者假道圖書
府升而望之則凡日月星辰之明晦河海山岳之流峙九
州四夷之遠邇皆可於俯仰盡之君公士庶聖賢奸邪之
跡盛衰微顯因草之原上下千古皆可於凝神遇之故凡
善遊斯臺者雖寒暑不輟或秉燭而遊及其窮探飽觀則

臺之奇勝舉爲我有會心自得肆應不窮而樂遊之興愈不能已且每出其所見與彼六君子者周旋有談道學者有述大事者有論人物啟親友叙觀遊傳奇蹟者有揣摩制舉者有繪景賦物而倡和歌咏者於時六人或佐以身或出諸口或走獻或坐承或坦胸靜候或濡首直前協力以聽命雖敝而弗辭第見一時臺上低徊宛轉磅礴淋漓風雲作其變態珠玉發其清響此古今有事於臺者皆有得於臺者也臺之供人取益者侈矣以故無問貴賤無論少長悉宜留心斯臺勿容忽視蓋其善遊者旣可以垂不朽卽稍窺邊幅亦足免聾瞽之謂是知臺固不可不遊也胡世之人多舍而不顧或中止而去不溺情於紅樓醉鄉卽肆志於壟斷阿堵彼六君子者吾知笑人齒冷矣豈不哀哉余幼登斯臺漸識遊臺之樂嗜之若而年益不知疲間亦不自量在臺上東塗西抹以自適其情其後舍而遊南北者五六年倦而返再登斯臺塵氛障蔽尋向所覽幾不可復識爲問六君子莫有起而應者噫余拋荒至是彼六人者得不余笑乎余是以悲作遊文臺記

碧環院記

吾里蟾河中洲有浮屠氏之居焉額曰碧環院以蟾水清
漣滌迴院側也棟宇精嚴壇砌周固竹木葩卉之植匝於
水湄左偏之南爲梁梁之小不可並行然舍是莫由而入
遊斯院者林泉掩映景物清幽如入窮山深林不覺爲村
野也吾樂山水鄉也東若能仁二靈西若玉甌香海山陬
海濱古剎之可觀遊者不可勝數茲院詎足匹其奇勝然
僻在重山去家遼遠余輩好遊者不過數歲一至多則歲
一二至非若茲院可朝遊暮往也雖然茲院處村落間觀
其庭階古致木老林蒼非累百十年不能如是豈不美哉

我意必有古書名文以記創修事蹟與夫寫景咏物之作可與林宇稱者至索焚帙中一莫之有而名亦不登志乘何哉豈皆無高人偉士過斯院者耶抑遭兵燹文籍散沒後莫搜討也歲辛亥院僧某重修梵宇新階垣里人襄成之問記於余余弗嗜浮屠然以茲院爲余輩日遊息處固素所樂成者因記之余觀院僧徒補衲烹茗一枰敲月若自得者豈亦獲林泉之助耶

萍舍記

丁巳春余以居隘不堪誦讀欲築舍於居之西而地非我有也假之主者主者曰假而舍乎恐其久而根之矣余曰嘻是何言歟余築舍非礫其楹政根其楹也礫楹者久根楹者不久其類萍乎萍有根也余築舍根於土猶萍之根於水也向余假館多類萍東準金川白石象峰假館不一處倏此倏彼茫無定所猶萍之亂泊於竹木魚叢磔涯梁砥也余卜築亦類萍且讀軒滌心室地亦非我有也吾假之今其室烏有矣地仍歸其主矣猶萍之過我前逐波而逝杳莫知所之也匪獨室也卽余行踪亦類萍泛然而遊

俄然而止吳楚齊趙之地嵩華岱衡之山江淮河漢之水
汗漫也棲次也猶萍之居於水而東西南朔漂泊無定也
然則今日之舍萍之偶止者耳其爲根也何如哉雖然我
類萍我于若不類萍我與若鄉人也非萍水人也萍水相
逢尙可以假況鄉鄰耶於是主者首肯余遂植木爲楹編
茅爲蓋不日以成因額其名曰萍舍輒書所言以爲記

西園記

余室廬西有隙地數丈舊爲園而蕪余乃編竹爲籬析薪
爲屏園之西有竹北多桃李柑榴皆先君手植者培之
勿敢損園之中不爲屋亦無臺沼夷土累石爲坐眺之所
闢曲徑以通往來雜種蔬瓠時令家人芟夷灌溉或躬鋤
其間興盡而息無留滯之意倦勞之狀也時則啟扉而入
鳥鳴修竹落花滿徑殊覺爽人心目閒攜子姪取果實竦
然起敬曰是先人之餘甘也或採園蔬命細君醢而烹
之以供盤俎可無市謀之費亦村居一佳事也凡我取於
園者不時所以起我思而適我興者亦莫限園之貺我多

矣是以記

凶歲圖記

余過舅氏家翻檢舊籍見卷畫一幅展而視之無紀年逸
繪者之姓氏而揣摩工緻官署民簷隆敞相映其民有若
寒慄者有向日坐卧者有持瓢酌溝潦水者有纍纍羅鳥
雀於蕪田枯草中者有殍者有悍吏提者有指官府彷彿
嗟涕者惟一人立簷下稍蠹不可辨鳩鵠之態覽之慘目
至其官吏則布置豪甚或筵宴集伶妓舞唱者或獵邨原
馳荒野者或列吏胥咎民若大怒詈者蓋彼此間備極匠
心焉噫此凶歲圖也繪斯圖者豈無謂耶盛時君臣繫心
民瘼省刑薄斂慮民猶已故廷署多簡淡之象而閭閻有

熙皞之色此豳風大有諸圖好事者亦每摩以識其盛及
世之衰刑賦苛煩凶荒叠見于是居位者飮梁肉飽蠶羽
而斯民日食芑蕨曳輕裘跨肥馬而斯民恒披草萊欺奪
百端威福自擅而斯民進止莫措傾蹶屯苦而無以告上
下之情真有不堪問者彼有心人對窮氓而酸心顧司牧
以浩嘆思援靡從欲言恐戾故發諸楮墨摩彼此之情形
以舒其憂憐痛憤抑冀官人者覩之執其顏噤其口而動
其思焉噫此圖之所以作也耶夫凶者歲而救凶者民牧
昔之人曾有圖流民上陳者彼職斯民者何不踵其跡哭
之朝宁以求甦其民而償其責乎乃藐不之顧且陵侮之
致使旁觀之人借方幅之赫蹠寫無窮之感憤而又惡身
羅蜜網省紀年而逸姓氏其可慨也已嗟夫作斯圖者我
胡由與之竟談越日與

蠹記

既頻年不稔矣重以瘟疫漫染民既苦之歲在壬子雨暘
時若老幼昂首望曰歲其大有乎比及季夏秋稻將登冬
禾鬱茂有虫曰蠹黑質白喙俄而滿野一莖千百遲刈之
稻穀實耗其半晚禾遭之爛若塗泥未及匝旬四野枯焦
如火炙焚嗟甌之民憊甚矣古者耕三餘一雖荒足備今
甌民耕素歛之田歷疾疫之苦問其室家十空七八矣而
又罹此凶年鉏耘灌漑已無所施秉耒太息之聲接于阡
陌而公私積逋不少貸欲其安分自守非室之僵則塗之
殍耳嗟甌之民憊甚矣或曰浙之東皆然或曰閩之北亦

然余未之知也目擊者書之見斯民之待哺也

釋未集卷三

樂成施元孚六洲著

邑後學鄭燿廷需人校訂

族孫施朝泮

朝槐

朝桂

全校授梓

曾孫

霖

北樹

炳燿

紹煊

重鑄

陳蝶菴傳

陳一球字非我別號蝶菴溫之樂清人萬曆庚子其父禱於玉甌峯明年元日夢入華林摘巨李燦然有輝謂家人曰是月十八日當舉奇男子果生一球少慧四歲知書九歲通六經十二輒冠童試十四入樂庠為人義俠以氣節

自許識者咸以大器目之顧數奇不偶者二十餘年牢騷
之氣發爲詩誦及蝴蝶夢松石亭諸篇感憤解悟一時併
集令讀者欲哭欲笑天啟間遊吳門得一妾媵而慧明年
遇其故主於杭詢知以難故遣妾遂遣還崇正初歲比歉
一球發粟貸人盡焚其券曰此我鄉隣也我愧力不克
濟忍言積逋耶於時國事日非羣闖用事官吏酷虐民苦
橫征無所告訢一球憤極崇正乙亥上書直指使者縷縷
數千言剴切流涕直指躄之疏聞於朝闈人怒羣奸承風
旨中以危禍幽園墻者四載至庚辰謫戍閩之鎮東諸鉅
公名士餞於郡之江心詩誦盈帙何丹邱題其編爲長沙
遺直而一球經濟之畧戇直之聲播於宇內矣泊事自釋
歸閩中大臣交章薦之因有中翰之擢再聘始起時閩浙
交搆一球深懇宗社貼危力陳輔車之義奉使於浙浙侍
郎陳涵輝巡按朱常潒薦之魯王謂一球忠可持危義足
風世乞留加顯職一球辭曰此非一球願也誠使一球得
復使命從中調議杜內釁以同仇卽稼穡惟寶亦安餘生
倘疑忌不消災從中起則鷓蚌之利終歸漁父此一球所
深痛也卒反命於閩再申唇齒之喻進皇躬六誤時事九
非疏以死爭之時不能用忌者復從而擠之一球再懼嚴
譴不半載而浙破閩亦隨之矣嗚呼明之季世始敗於閩

宦之橫終喪於蕭牆之構當危急之秋不圖其大而祇於
溫衢糧餉彼此交爭區區一小臣忠言又擯斥而罪之卒
致爛額焦頭不可救藥徒使孤臣擅知言之名豈不悲哉
閩浙既破時人多勸一球更事 興朝一球不可歸築園
於排巖故居種魚灌花日與鄉人飲酒賦詩絕口不談時
事後十餘年卒一球初娶象山鄭氏琴瑟不調婦翁訟之
於官其下獄也亦由彼婦之口云蝶夢諸編蓋有爲而作
也及鄭死續娶 氏生子天壽邑庠生孫四次明禋乾隆
癸酉貢於鄉

六洲生曰甚矣末世之不可莊語也顧其私不恤其公
而媒孽以起比比然矣乃手足伉儷間而亦出此何哉
一球學雖雜於老佛而才識節義卓絕一時語曰死後
是非定一球小臣闕於史已矣顧郡邑志亦不之載載
者皆榮顯之流絜其短長相去何祇倍蓰而此屈彼伸
抑又何哉悲夫

張鐵爬傳

張武字國威樂清人少雋與羣兒戲自爲將合羣兒爲卒而教之陳見者無不異之旣就傅不樂去而習武及長知勇絕倫善射又精鐵爬頗自負謂有裨於時居貧不務生產日與豪俠嬉戲有錢不問多寡旦輒盡人或嘲之亦笑而不顧一日途行有富人侮寒士武心不平斥之其人畏武不敢抗時陳文達連兵海上乃賄有司以通海誣武武居海墘許公堡下官捕之急不得已卽蹈海投文達文達聞其技欲試之方馭風帆有雁過武指曰請射此文達笑而不信弦響雁果落衆皆驚異文達大喜遂爲文達軍鋒

然非其所願常撫鐵爬太息曰缺爬我以若爲沿海長城若顧爲鯨鯢牙瓜耶久之以理勢說文達文達乃率衆歸

誠

賜秩有差而武得爲叅將甫之任輒勦賊鎮江一日三戰生擒渠魁金彈子晉副將署總兵事入覲道卒子旋以其喪歸葬武旣精鐵爬每戰皆以此取勝故時人稱爲張鐵爬其後台人蔣懋助亦善此以從征臺灣功爲溫總兵亦稱蔣鐵爬聞武善射自以爲弗及一日巡海抵許公堡率僚屬謁其墓而去

松閨張烈婦傳

張烈婦氏蔡甌郡人夫名宮一名承宮樂清黃華張氏子也以亂僑居郡與蔡爲鄰故蔡氏歸宮蔡氏眉目姣好讀書識大義嘗自題其室曰松閨後人高其節因以爲號蔡氏初爲張婦靜好無間有狡卒鮑玉者窺而艷之與其黨雲龍佯與宮善而宮弗覺也康熙元年夏二賊邀宮至大入折地刺殺宮沉屍於水返以暴疾告婦聞疾急隨賊往視至一大宅皆賊黨賊復以溺死爲辭且乞爲婚婦聞言大慟欲自殺玉母阻而慰之婦思夫爲賊害明矣徒死則夫冤不白不若佯與約以爲後圖因曰若欲爲婚聽我約

則從否則死耳我夫新死義難遽適人願終期服賊見其激烈強之必死且已入我掌握不得脫姑與約小功於是婦隱忍含淚不動聲色與玉母同寢食已而玉戲之婦忽然作色厲聲曰若奚爲若約我小功則此小功之我猶張婦也若奚爲玉心惜婦見其怒因謝之自此不復戲久之賊以其無它防少懈婦陰籲天求濟齧指血爲書具陳前後事欲遺黃華張君豐乃以簪珥私贈鬻席人遂得達君豐者張族豪士也依書計袖狀於官輒挾數健捕攜宮姪簧兒往僞與羣兒戲毬入賊舍婦見兒知其故以兩指示兒目麾之出兒喻卽出告遂鎖二賊至縣獄久未決會宮

屍爲漁人網獲而署司李嵇公嚴鞠之賊遂伏罪獄乃定于是婦昇夫喪歸塋西山旣復赴審於杭日號泣不休明年二賊棄市婦乃備物祭夫哭愈哀聞者咸爲出涕祭畢召鄰舍飲告曰未亡人無子所以至今者以夫寃未白賊未誅今二賊旣誅我所以報夫者畢矣簧兒有勞可爲夫後也鄰人不察其意席散婦遂自經嗚呼夫死而守志貞矣而婦不敢安夫死而殉難烈矣而婦猶不敢安夫貞與烈巾幗難事也而自張婦視之猶有不敢者良以夫寃不白雖守貞殉義而夫目不瞑卽在我有遺憾未可以對我夫然失身以白夫之寃是自辱卽辱夫遺憾滋多白夫寃

而不死是夫以我死而我獨生遺憾仍不泯惟全其身以
白夫之寃而後從夫地下斯可以對夫而無愧耳此張婦
之志張婦之事也雖然使我與賊約賊不聽可奈何使賊
知我謀殺我滅口可奈何使任人不遂我意可奈何凡此
皆至難必之事也然而張婦處此則無難非謂其才足恃
也天下惟能死其事者斯能成其事夫事之成不成數也
然處萬難之下而有必死之志則宅心定而慮事周故事
多有成張婦所處固不能必其成而卒能有成則以其有
必死之志也蓋其從容隱忍之謀卽其慷慨激烈之志而
慷慨激烈之舉已早決于從容隱忍之下此其所以謀無
不遂而卒能全其身以白其寃也然則婦之才乃出險濟
變之才而婦之志則凌霜貫日之志也嗚呼若張婦者真
可謂宇宙完人矣婦旣自經夫姪尙幼於是鄰舍人爲柩塋
夫墓而時之好事者移松木植之呼爲青松塚蓋原其志
表其節也方稽公之定獄也有邵廣文仲陟者約其事爲
贊書之素縑以遺張婦及婦殉義爲詩歌頌之者甚多皆
散佚惟邵贊藏其家乾隆壬午張族修譜邵贊始出遺老
尙能詳其逸事相與低徊而嘆賞之嗟夫婦之事夫猶臣
子事君父一旦臨大節未可謂一死塞責而遂已也若張
婦者洵可爲萬世臣子之法與

高叟傳

高叟號山橋世稱十八公鬱林人也生而秀穎比長勁骨蒼髯高潔邁衆識者以大器許之性愛山水善謳詠與新甫伯爲歲寒友淇園君爲韻友而黃石公又林泉之相視莫逆者也其族多異材其近人耳目者多爲世用叟獨負遠志僻處窮山嘗曰大丈夫當爲朝廷梁棟否則特立自高歌詠皇風以樂天年耳敢不自重與卑柔側媚輩爭榮寵耶遂隱不出終以泉石自娛所居蓬蒿滿徑常種茯苓保真引年高潔之操久而益堅時披風矯首作太古之調清雅渾穆時人莫之識焉

木尙書傳

木尙書名一別號格方子有巢氏之遺材也聚族中山與管氏楮氏爲鄰其鼻祖居東方得天地之生氣故其後漸蕃多異材禹平水土貢於荆者三焉厥後爲當世舟楫楨幹者指不勝屈一生於西漢性堅樸不作媚人狀建元間上大有興作詔求天下茂材異等爲朝廷梁棟之任使至中山拔一去旣至羣工以不勝大任擯不用安置上林苑未幾上與吾邱壽王遊苑中上見輒喜曰此尙書材也奚置是急命冬官成就之剛直端方嶄然見頭角是時管中書楮待制久貴顯上益好文學使一爲佐史與二子並司

文籍幼同里長同官遇何奇哉一既任事恒卧佐文誥措
置有方又善格物理矩度不差上以其能遂進位尙書初
一之用也嘗攝廷尉事疾惡如仇羣邪多側目及爲尙書甯
靜專一上及諸臣皆愛之蓋管氏聰敏楮氏坦易而一守
道直行各有所長焉然上寵遇卒不能如二子既老稜角
稍損而方正如故有撓之者終不爲屈故僉謂此老木強
猶昔云噫楮待制髦而腐管中書老不中用若一之不
其操真不愧尙書哉一卒子孫繁衍徧天下若梓若檜若
梨若栗若楊之屬實其翹楚其進用亦皆先試工部而後
官禮部要皆祖一方正能守家法贊曰不偏倚焉不變塞
焉厥身不沒惟守直焉百爾君子宜是式焉

豫讓論

豫讓之事可謂忠乎論者以不能死諫智伯於前徒殞命
於後以釣名譽非國士報然亦太刻矣戰國之士咸路人
視故主讓乃能于主亡之後奮志復仇有足稱者然則讓
無可議與曰否余不足讓則以讓有衆人國士之說也夫
既委質事人矣君我禮固殫厥誠君不我禮亦盡厥職事
君如事父父不慈子安敢不孝君無禮臣安敢不忠故處
無禮之朝竭忠不聽則引去如國亡君喪我亦有死而已
不然則潔其身終不事人耳若居其位食其祿而又必視

其禮遇以報豈人臣事君之道哉故讓也使其初不事范中行氏而能報智伯如是吾必以讓爲忠臣使其移報智伯者先報范中行氏吾又必以讓爲忠臣乃旣忘君事仇矣尙飾說以爲之辭嗚呼執此說以示天下後世則國家危急之秋不惟奸壬藉口以事二姓卽中材之人未有不弛其忠懇者其開天下不忠之禍流極豈有底哉且幸當日者智伯以國士遇讓不然將復以報范中行氏者報智伯耶非惟以此報智伯將復以事智伯者轉事趙襄子耶此余所不足於讓也雖然孟子腹心寇讐之論與讓之說同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曰不然孟子之言爲時君發非謂人臣可如是也若夫事君無義進退無禮孟子深惡之則其所以立人臣之大防者可知矣

藺廉勿頸交論

藺廉威趙國却秦人相與有成昔人謂由避車袒肉之故誠哉是言雖然勿頸之盟不可法也其人可交耶意氣旣洽禍福必共雖無盟誓自可永貞其不可交耶見利則從遇害則避縱盟之死終亦奚裨趙朔之友程嬰初未聞以死相誓朔亡嬰存其孤而身死於孤成之後張耳陳餘秦漢間賢豪士也初以死相誓而卒以利相戕由是言之勿頸之盟其足恃乎且人心至叵測使初似可交中路易操

身罹法網吾旣與之誓生死矣將念曩日之盟傾身赴難
黨比罪人是全盟而汙身也將念其人罪戾權衡大義棄
而弗顧是背盟而欺心也兩者必居一焉將若之何藺廉
雖能有成然其後也郭開讒入廉奔魏而死於楚趙亦未
如之何刎頸之言徒虛語耳昔管甯與華歆善旣與之絕
君子賢之使其初亦以死誓尙得爲管甯乎哉余謂交期
立誠盟非君子所尙奈何世之人多以盟交耶

張魏公浚論

宋高宗之不能恢復中原論者咎張魏公之引秦檜譏其
無知人之明也而余尤咎其拂武穆之論將惜其無容人
之度也大臣當國宜以至公之心和平之氣與羣僚商榷
然後有以定大謀成大事若其專執已見與正人自相抵
牾適所以僨事危身坐失機會而使奸邪得計豈大臣當
國之道哉當魏公爲都督時中外事機一以委之不可謂
不專矣諸將效命于外累勝金人不可謂不銳矣而帝亦
深自策勵以圖大舉觀其語武穆之言其志不可謂不堅
矣以當日事勢恢復中原宜如反掌乃不旋踵而敗其故

何哉用人蔽於私而事機阻于執也彼秦檜者方將力主和議見帝銳意恢復諸將屢有功苦無可乘之隙

故請帝召武穆詣都督議事蓋檜之心有以窺魏公之疎

也夫成事者不成于一旦之功而成于上下之和用人者

不患小人之乘間而患正人之解體公于武穆既稱爲忠

孝又稱爲神算知之可謂深矣第于議事不平心以處之

酌理勢之宜度諸將之才當必納武穆言而慎統軍之選

以公之任天子傾心諸將效命同心戮力以供王事吾固

知金人不足夷而中原不足復也彼秦檜者坐而觀望一

木偶人耳乃計不出此顧自執其私明知武穆賢謬謂其

以得軍爲榮而沮抑之卒使德瑗不相下瑗叛而呂祉死

於是魏公始不安其位矣公去而檜得乘其隙和議行而

中原遂不可復矣嗚呼我于是慨公之疎而惜公無容人

之度也昔人論曰南宋不復始失於李綱爲相宗澤守汴

之時繼失于劉錡順昌岳飛朱仙鎮之勝余謂此二時固

恢復一大機會然猶有權臣在內也至若魏公都督之時

君臣一心內外同體尤爲南宋不易得之時而卒自隳之

豈不惜哉卽甚其罪曰南宋之不復中原由魏公不納武

穆之言也公固不能辭其責矣

祠王謝論

祠以表賢亦以風世故古者慎制祀以爲國典若不問其
行實不跡其初末徒以文采風流爲世所稱而祀之祀典
云乎哉吾郡墨池坊舊有王右軍祠拔於颶風永嘉叅議
王公重建于華蓋山麓其後郡守龔公合祀謝康樂屢廢
復興今亦頽圯近觀察副使王公建祠積穀山麓崇祀康
樂而右軍之祀廢噫右軍康樂固孰宜祀耶兩人皆甌守
皆有文然觀右軍貽殷浩桓溫及與謝安謝萬等之言具
見其忠君愛國之志而蘭亭痛悼力砥狂瀾如右軍者庶
足風世與康樂顯於晉又仕於宋其大節已不可問而曠
逸不檢負才傲睨卒罹罪辜其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耻其將耻臣宋氏耶將以家世晉臣而思奮耶爲人臣
懷二心此豫讓所不齒者卽此而觀人品安在誰謂興兵
逃逸爲史氏之深文哉然則制祀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
夫祀二人是以其人風世也官師導之儒士摩之四方則
效之然則風我郡者宜右軍耶宜康樂耶敢書之以爲制
祀者告

事佛論

佛氏絕倫理而空諸所有以煽惑于世是吾道之賊也逃租賦以食于人是斯民之盜也昔之人言之詳矣余弗復論論事佛者天下徧事佛人而不足怪何則彼愚夫婦目不識詩書之訓所欲者福利所畏者災禍佛以果報輪轉之說脅而誘之則其情易爲之動故雖猛鷲之夫見佛則拜誠以其中茫無執守故也若儒者明吾道者也所謂禍福旣不足惑矣卽其虛無之論亦偏而不能惑然則旣爲儒卽當闢佛不當復有事佛者自明季以來人文盛矣而莫不好佛佛以虛無惑人斯人正以其誕幻可喜而甘附之於是尊之如帝天愛之如君父啟口及佛舉筆及佛甚而談經析理亦以佛爲之解相習成風而未有已噫愚者事佛其淺焉耳苟有以講之俾知禍福之說非若彼之詭幻無稽當必退然而反至儒者而亦如是其爲害遂不可勝言矣夫儒者固愚人之所視效也闢之庶可以解彼昏之惑今乃起而爲之倡彼愚禍趨福者尤而效之皇皇皈依惟恐後人又曷怪哉宜乎佛之勢日炎而其害日烈也嗚呼亂聖道者佛余弗咎佛而咎爲吾道者操入室之戈眩佛深者愚夫婦余弗咎愚夫婦而咎讀孔孟書者先入爲亂階彼夫國有亂賊小民未知避之而有位者曰我與

若從之則悉從而賊熾矣事佛亦然嗚呼可怪哉

勤儉論

客有謂貧人宜勤儉不可與都富厚者等余曰勤儉之德
貧富胥賴之信若子言甯都富厚者可不然歟向吾鄉有
富厚者日逸無事競爲華靡不轉盼而家資以盡人皆以
爲消亡何速而抑知無足異也客亦見傭作者之取償耶
力一日輒餘一日之糧循而累之可以日益以餘一日而
苟安焉則明日仍無有矣蓋勤儉所以肇興隆而宴奢適
以來傾圮事理固然雖富厚弗能殊也故貧人勤儉將自
抵於富富人不勤儉亦必至於貧貧與富無定居勤與儉
有常效不然天下豈有坐享富厚而常繼者耶書曰克勤

克儉無教逸欲友邦此舜禹所以享至治也其言湯曰昧
爽丕顯不邇聲色言武王曰不役耳目罔或不勤帝王之
道舉皆出此反之則桀紂幽厲耳然則都富厚者可勤儉
耶可不勤儉耶夫爲天子之尊享萬方之奉威行天下已
云富厚之至極而猶不可以不勤不儉居其身居則覆國
喪家速如響應而况卿相以下者哉况氓庶哉客以爲然

火葬論

葬者藏也聖人緣情制禮不忍親體魄散露故藏之于土
也自天子至庶人皆有定期有定制也自堪輿風水之說
起後世遂有停喪不葬者及其歷久而敗則積薪焚之壘
火燼埋之謂之火葬嗚呼忍矣彼死者非夫人之父母祖
宗兄長戚屬耶爲子孫弟姪之人以骨月至親遺骸付烈
焰當此之時目睹烜赫之狀黔其脊而赭其顛粉骨灰身
蕩焉消滅反而自問其果一無動心乎而忍之也傳曰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抑搔問視百計安之生也如
是歿也何如完其形于泉壤庶生者死者可兩無憾顧忍

舉而焚之何戾謬不情之甚耶習惡成風久而不察良可
嘆也夫窀穸固則人心悅祖父體魄安則子孫自宜榮享
以理言也彼火葬者以死者爲有知耶爲無知耶謂無知
而可焚是喪不必停也謂有知而能庇孫子則屍不可焚
也甯焚爲灰燼尙能庇蔭孫子耶且人之生也棘芒之刺
必以爲痛有傷殺之者雖人至懦而心必恨之矧其孫子
故死而無知則聽其刻忍焚煬耳若謂能庇蔭孫子必其
體魄之有知以有知體魄而當此焚煬之慘彼視其孫子爲
何如人必以爲人世弑賊大逆之尤思有以戮之而謂其
甘弑虐而反庇之此豈其情也哉卽甘而庇之爲孫子者
亦奚忍徼倖萬一之福身陷大逆之罪而使祖父罹此赫
烈之災也况萬萬無是理吾聞昔人以父兄故夷讐人之
墓而鞭其屍而後世人主間有碎人遺骨者亦古人戮死
之意與然爲此者非其人爲巨姦逆則在我爲深怒極怨
之仇苟有可恕亦必不忍爲之今也舉大仇逆之淫刑加
諸天性骨血之親而不自爲過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豈不哀哉或曰焚之亦可沉之亦可斯言何謂耶曰此
古人有感之言放浪不經之說也水火豈葬人之物其可
爲人子法乎或曰如貧者何曰喪具稱家有無數石穀灰
雖貧可致以易買薪之錢不遠矣然則富貴之人將必玉匣

珠襦以送之鏤垣飾屋以居之乎曰聖賢厚葬棺槨之備
封域之固而已如夸奢閭麗焉甯惟非禮驪山牧卒之禍
是亦一火葬矣

讒婦論

古來以口舌禍人家國者莫易於女子蓋其所恃者以色
而其所用者以情故欲毀其人非婉轉出於燕私卽涕泣
陳于枕畔或時其事之便而挑之或乘夫主喜怒之隙而
激之而且指小過以見其實借他人援往事以証其非而
極言其利害之所在假好合爲斧斨寓殺機於雲雨媚術
百端不可指擬其逃人心思而使人弗覺者固非佞臣巧
宦之比也是以爲夫主者非無才知勇敢之人而卒之離
骨肉之恩棄君臣之義絕交遊之好豈非讒口塞聰狐
媚太甚乎故惟上知之人其心公恕其識高明斯不爲惑

若中材以下雖疇昔亦自有見乃始而疑之旋復信之久
之神昏慮易譬如醉夢中心思不克自主而欲不囿其術
中其可得耶嗚呼女口之戕人甚矣艷冶舒情齒牙肆毒
忠孝信義之士每見擯於君親兄友至使欲言不可欲
挽無由痛哭悲號弗能自伸甚而狎狂逃竄肝腦塗地而
彼昏迷惑卒不之悟豈不痛哉然則將何術以處之其必
曰清其心寡其欲察公直於衆言拒讒謀于未事庶幾不
迷惑其說也嗚呼遠色之訓可不念哉余故書之以告夫
世之爲夫主者

釋叅集卷四

樂成施元孚六洲著

邑後學鄭燿廷需人校訂

族孫施朝泮朝桂朝槐全校授

曾孫霖鳴謙北澗郁文炳耀紹煥

重鑄

東甌王辯異

東甌王播姓駟氏夏裔越王勾踐七世孫越亡王以遺民
徙東甌用其先世生聚教訓法自君其國變鱗介爲衣
甌人懷之故王歿而廟食百世王於史無特傳而散見於
史志或以王爲甌陽氏或以爲顧氏皆非也其曰甌陽氏

者越自無疆滅於楚楚封其子於烏程甌餘山之陽曰甌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蜀江甌陽氏其裔也然越子孫受封者惟甌陽亭侯餘則散而南遷如台志所謂保方城山者不一王獨來東甌故氏騶不氏甌陽而郡志謂世守其祀者亦爲甌陽氏昔人謂其後世與蜀江通譜理或然也曰顧氏者夏裔有封顧伯者子孫以國爲氏海甯顧氏其裔也然謂顧伯之後周時世王東甌傳聞異詞未可深信大抵王旣貴顯族類多援之故有顧與甌陽之說耳且甌陽譜以王爲無疆七世孫顧譜謂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王壽百六十歲史記越人勇之言可証

也越自勾踐五世至無疆當周顯王三十五年爲楚所滅歷百二十八年爲漢高元年王從諸侯伐秦又四年從漢高滅項封海陽侯又十年爲漢惠三年封東海王都東甌又三十八年爲漢景三年東甌亡史記叙王都東甌下卽云後數世亡是王當卒於漢惠時顧譜謂王卒於封王年九月頗與史合自越亡至漢惠三年纔百四十二年則無疆滅時王年已十八安有同時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當爲無疆孫否則爲無疆從孫輩耳至謂其父生赧王時其間纔八十年更可無論矣王之從諸侯伐秦也談者謂秦廢越爲郡縣故伐秦其從漢高滅項也謂以伐秦之

役項弗王搖故或又以楚覆越項世爲楚將覆越未必非
項而以秦項之伐歸美於王之復仇余謂此皆意擬之辭
夫以秦項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舉事光明磊落王
旣得民心舉而用之伐秦滅項誅暴安民固無庸別爲之
說也顧譜謂王薨諡曰信傳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時辭王
爵爲侯在位九年諡曰悼傳子建所謂漢景三年亡國者
然漢書謂漢武建元三年閩越攻東甌上使嚴助發兵救
之是甌之亡猶後於此也意者漢景三年建亡中國廢其
爵而建子孫仍自君其國乎郡志又謂王薨葬甌浦山最
高處有杜蜂如拳大護其塚其事甚異此細事史不及載
或歷世相傳事有可徵者與

蟾河主人說

管輅之陽有水焉其名曰蟾河潌洄而深涵六洲而不洩其隈曰蟾河堡施氏之族處焉有施生者夙窮居不事榮利日荷鋤河水上畊耘嘯傲或與昆季刺舟而漁遠去二三里近則繞村口而返起居無時惟意所適有客戲之曰吾子之日與蟾河親也幸矣蟾河獲其主矣生退然對曰吁子何言蟾河豈余比耶其源深其流曲澄澈空明碧天一色爲能供飲汲任舟航備灌溉類才人名士之爲若余者稟質昏蒙終鮮巧智技藝弗工利濟無術庸流皆得而侮之而猶以余爲蟾河主蟾河其蒙垢哉客笑而起從容

日親蟾河者惟吾子而不知蟾河者亦惟吾子吾子親之知之而不主之則蟾河將無主矣于是施生取所捕之魚攜所釀之酒逐流泛舟歌吟呼笑與客快飲于蟾河之側遂爲蟾河主人

魚說

魚潛碧潭躍清波樂矣然江湖遊者忽鸞釜泣豈漁者之術工與將魚之自取與益甘其餌中其術也甚矣哉貪之失也雖然網亦較密矣不釣而網魚亦莫之避耳然使嚼塗泥食蒲藻游泳乎深淵浮沉乎幽壑網雖密其盡羅之耶

鴈說

雁之宿也令雁如警夜有警則報弋者以火詐之待其報則匿火于是羣雁起而擊雁奴以其誣也如是再三雁奴去而羣雁羅矣嗟夫機若是其險也多方以誤之防害者

反招害耶雖然溺晏安而忘遠慮授以職而不盡其用懷
忠者見疑竭誠者遠引身陷網羅何足惜哉

上徐翔雲先生書

近傳先生邨居孚往西河知先生在城矣先生邇來起居
何似損臂無恙耶伏惟萬福孚自從遊來於今年孝友
之訓聞之稔矣而孚不肖早禍二人比營幽宅復非其地
以致改卜今厝父兄禮又不備不孝不弟罪難逭矣客歲
清明借楊光春助祭北崗羨其垣石宏固陰植鬱茂光春
具言先生孝友之誠幾煩心替卜茲佳域孚每捫膺自念
未嘗不濡睫汗顏心慚且痛也先生教益不勝枚舉茲遷
先塋重辱惠顧俾泉壤父兄載沾榮寵孚又不善敬事致
傷尊臂先生亦弗之責孚困躓若斯人所同棄先生不以

爲不肖屢賜教指將哀其窮而顧之與抑以孚爲可教取
孚於世情之外也孚之不才不敢自他人惟于先生宜詳
之曩孚有三事日結胸臆一以先塋未改一以嗣續未廣
此二事今幸無虞今所慮者學業未成耳孔子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年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孚年二十
有九矣備弱病軀不知修短得五六十今已將半縱八九
十今已三分之一歲月征邁德業一無所就忝視前修心
焉惕惕孚昔幼齡頗有志氣嘗曰人生不能垂名寰宇父
母亦徒生我今雖未逮豈敢自棄爲世訾笑重貽吾親羞
哉先生大德無以爲報如尊前惠而卒教之斯又幸矣近
聞先生將北轅赴省孚於光春處詢之未知其的將何時
與孚再頓首

與友人論交誼書

今之言交友者莫不希蹤古人而鄙庸俗酒食嬉戲之徒夫豈不可交而卒之交道日衰由吾曹交以名不交以實也平時讀聖賢書見格言偉行亦嘗相與欣羨觀人世陋惡之事亦嘗相與愧赧而究於爾我間無直言勉戒觀其蹤跡居然深契其實無異旅客謀面誠可笑也然旁人已稱其交至厚卽身當者亦竊竊然白以爲交至厚噫交道之不復曷足怪耶交合也謂合成其美朋同也謂同志而相益故古之交者殫其忠誠有過相規不敢默視或正言而責之否則援舉今古而婉諭之否則呼其朋類多方喻

解之如是而我聽我襄之成反覆而不聽乃舍去之我不
失友誼而朋獲善助故相與多有成所謂忠告善道有責
善之道聖賢之言萬世程法也今也慕其聲不師其實取
其跡不求其情此亦庸俗酒食嬉戲之流耳其爲朋奚裨
哉然亦有故以含忍易好多言屢憎也然吾見耕鑿間每
有釋耒相戒忠言警勗者而我曹反含忍不言解所繩正
不亦大可恥乎僕今與足下訂凡所言行輒以道相勗毋
蓄縮旁視庶幾遠異庸俗之流獲麗古人之末不爲耕鑿
人訾笑則交道或可自茲振也足下與僕有同心與抑將
別有以善斯道者幸明教之

書諸葛武侯傳後

漢之季有才者咸挾技干主而武侯獨卧隆中非昭烈則
武侯亦千古一高士耳或謂武侯之出以三顧也然使孫
曹行之亦將許以驅馳耶吾知武侯必不然矣故其處也
優游林谷髣髴巢許然抱膝長吟巢許已遜其志量逮其
用也鞭撻魏吳髣髴管樂然經營王業管樂更無此規模
昔人謂莘野渭濱惟隆中堪與鼎峙信哉苟文若者潁川
奇士也而委身曹氏嗚呼出處之間豈易言哉

跋徐翔雲先生經義

窮經貴實踐口周孔而行蹶躅窮經亦奚爲哉先生研究
六經窮年兀兀耄而不倦所著經義入堂奧而闡微渺爲
先儒羽翼爲後學津梁生平言動一以經訓爲師雖不遇
于時而躬行不怠以此淑身卽以此誨人不露圭角而外
內斬斬若先生者洵無負於窮經矣今先生往矣讀其書
猶想見其爲人而竊嘆窮經之自有真也

夫謂其變爲劍學畢第...

六辨靈羊爪爪擊而不射祖善靈善入堂與而開...

讓靈貴靈口風此而汗無亂靈靈亦奚益結求主...

超給應靈求主靈善

錄壯士誅假虎事

戊午秋余至嶧其土人語余曰吾邑西南四十里而遙患
虎人不敢孤行行則不免有壯士遠來日暮將渡嶺里老
阻之不聽持短挺自衛甫踰山椒兩虎吼而出壯士立以
待之一先至迎擊之輒仆而噉一復至自右擊之亦噉而
避去壯士怒甚急追立斃之比反前虎跪而乞命日我去
此誓不噬人壯士怒未已瞻其明生繫于林間至嶺表語
人不信壯士曰月明盍往觀乎乃糾十餘人持兵列炬以
往信如其言皆駭迫而摸之鐵爪虎皮赫然兩僧也烹之
癸亥冬處州竹竿嶺復有類此者行賈者誅之其黨逃至

吾樂而獲焉因并錄之

錄義犬事

富春有兩乞攘一犬將屠之商人憐而買之乞見商多金遂相與踵商至山陬殺而委諸壑持其囊去犬奔至杭城入稽閣學督府伏墀下吠甚哀逐之不去如是者數日公心疑呼二吏尾之遂獲商屍犬狺狺吠不輟公復使吏尾之越數日抵一邨落遇兩乞方對飲犬見之奔噬其項乞既獲吐實公立寘重法而豢大於庭不食死嗟乎商以贖犬買禍而犬能報德日夜哀號以白其冤猶以爲未足繼之以死夫犬畜也尙知義若是耶噫

與鄉人謁祠廟約

論語記曰祭如在次記曰祭神如神在讀書至此可以知聖賢先先祖而後外神近世以來奉先之意衰而事神之心切吾鄉有土地神者廟祀久矣鄉人每以元日謁以其靈也然鄉人竟有先謁廟而次謁祠者非禮也俗之意曰祠奉祖也祖必愛我尙可以緩廟祀神也神禍福我不可怠庸知祖我所自出神我所當敬也自出者安可不先親親之義也當敬者猶在可緩事神之道也且神詎弗明哉先祖後神是推親及疎也能尊祖也非慢神也不惟祖鑒之神亦宜體之如先神後祖是薄親厚疎也不能尊祖

也諂神非敬神也吾祖卽怒之神必醜之矣譬諸父母在堂我不之顧而外之尊長僂僕事之若弗及其尊長有知當必諭戒之不則拂然怒責之甚則拂袖而去笑而絕之矣謂赫赫司土肯鑒此無禮人耶今請與鄉人約元日謁於家祠再謁於宗祠次日謁於廟庶情理弗愆幽明胥得矣慎毋蹈故轍俾人謂我鄉亦尙神也

述老人論玉環山

丁未秋余過中峯亭其坐者爭談玉環事有杖者鬚髮皤皤太息而言曰君曹幸玉環開耶吾竊慮之問之則曰吾鬚矣言或不中然度之理勢 朝廷聲教所訖環海之內皆已貢賦環海之外皆已臣服不可謂非廣且遠矣區區海島豺虎所居龍蛇所處又何必墾而理之耶我觀玉環懸海僻陋無可去之路無可恃之險非重兵則難以爲守守之亦不足以障馭其形勢可覽而知也兵多則食必廣藉其地之賦以養其兵三不給一將必取足內地而內地之兵終不可減其事勢亦可坐而知也求所以利國家者

無有矣且甌之境西北環山東南阻海民食不可取於他邦故治甌者首防漏海吾樂甌之北鄙也於玉環爲近玉環開則閩越之業山海者必雜然而集地陜則所出有限民聚則所食無窮勢又不得不仰給於甌奸民冒利偷漏必多則吾樂首蒙其累况聚集者多遠方失業之氓而海島間去來出沒踪跡靡定司牧得人尙可控御否則鴛僻之地變故易生奸徒嘯聚吾恐玉環爲賊藪而甌海無平波矣求所以利吾民者安在哉吾是以慮吾聞利害相半明者不爲况無補公私之計徒開奸宄之源而諸君乃以爲幸乎言旣衆寂然莫應余默念曰此固髦而無能者之臆見耶抑所云老成遠慮有關國計民生者耶余未之知也歸而述之以俟察輿論者

述姑話舊

黃華張母施氏小子孚之姑也少先君五歲性友愛先君在時數來視疾寡居二十餘年今六旬矣戊申春孚往省之因詢以孚家往事姑曰兒欲知汝家往事耶居吾語汝居貧汝家之常蓄德亦汝家之素憶自遷界時吾與汝父俱幼汝祖父挈居青田後歸喪其土田故汝家田不過數畝吾長適張門汝之母吾之姑也先吾歸者五年柔而能敬善事汝祖父母族黨稱之汝雖不及見甯不聞乎越二

年汝祖母辭世又十有一年大饑家不給食汝父乃闍筆
硯與姑夫商于台明以養親又七年汝祖乃辭世年八十
矣蓋汝母居貧身食菜藿然匱匱之奉必豐而謹汝父樸
直而孝養性成嘗記展界後汝祖率父適野有虎出榛莽
犯汝祖祖擊之折缺傷左臂汝父自百步外奔救祖虎乃
去時父未弱冠人皆壯父膽氣而不知天性之愛發于不
覺也惟汝父母善孝養故祖得享高年祖歿吾來奔喪見
年荒家貧汝兄姊又幼吾又不能多給汝汝父母在憂服
中百歷艱辛卒能成喪禮後三年生汝汝母教子不事鞭
笞而率以義汝父則嚴警告吾曰人子幼不遵誨長必爲
非惡得不嚴鯉池之杖汝自知之此汝父之教也汝生之
明年葬汝祖于白石又四年汝姑夫卒汝父亦疾病汝母
憂勞調治衣不去帶行不循步者數月至明年父病始愈
越數月母不幸竟辭汝父而逝矣嗟嗟汝母賢明孝慈一
十餘年間脩嘗辛苦而竟不獲一日之安汝父隻身外內
教養汝兄弟不久亦逝世嗚呼人生之憾于此極矣汝父
雖貧其生平忠厚信義如掩骼調急之類傳聞鄉邑汝自
知之吾不必復爲汝道也乎涕泣而聽退書姑言于册以
見吾父母之孝慈憂勤與吾姑友愛之情世世子孫不可
忘也

僧拜石記

凡石類人者髣髴耳而天全者惟雁山靈岩僧拜石特聞當天柱峯之南有石如植圭其北有石僧面圭而立鞠躬作拜勢其形容致趣儼然瞿曇和南也噫斯石也生何時耶佛氏自漢入中國詎那自唐來雁山豈天爲是石早已逗枯禪之機耶吾聞佛氏善幻雁山開於宋而詎那以唐聞安知未入國前不早有飛錫效之者夫然是僧似石非石似僧也然天爲是石不使如士如農而獨爲是態是亦造物者之幻也豈偶爲之而不自知耶余戀戀此石視韓子之侍大顛尤加厚焉愛僧耶愛

石耶余亦不能自知也

靈芝峯記

靈峰左抱有怪石曰靈芝峰孤立山脊爲兀傲之態余自鍊城來遙見之急欲近焉北有孤松蒼古而雋相對若競勝而隔澗諸峯又若老人相扶攜指點烟霞間若將采芝者噫余閱雁山植物多矣獨不遇芝豈聚靈此石而不復洩耶然志實載有芝將磅礴靈氣物不能盡故又幻爲此耶余不能曉其故而愛之特甚旣去猶數回首顧之不知商山園綺其愛芝亦若余愛此石否

梵天口爲此山今不復見
而不與此相然志實輝首其
韻靈犀不語靈靈此
韻采芝香觀余閱鄒山蘇
蘇定矣不語芝豈果靈此
昔蕊綴而謂賦諸峯又昔
法人時林謝詠黑獸靈
自翹趾來觀良之綠燈改
語北官應歷蒼古而謂
靈輒立臥首至云曰靈芝
輒立山谷爲下燭之城余

靈芝峯記

登飛泉寺記

飛泉者卽燕尾泉也其西北舊有飛泉寺元僧豁菴以
寺圯乃改卜於東山戴辰峰之陰其東西北三面皆小
山迴繞境亦幽寂然去飛泉甚遠而飛泉寺之名猶沿
而至於今乙丑初春余與戚友屠心潛再遊鴈山雪後
上飛泉嶺緣山脊東行數里殘雪如敗絮陰風颼颼拂
面如割抵寺前山深雪厚卒不得消矯首四顧恍若身
在銀濤中冷峭逼人而茫然不知山之面目旣而設席
西樓陰雲解駁羲馭晒午當窗獻酬寒光晃蕩山肴野
菓一一如冰桃碧藕色味倍清又恍若身宴瓊樓而不

知在人也雖然雁山諸寺以本境之名爲名獨茲寺遠在土山之脊雖雪後莫辨而相近實無激湍懸瀑之奇稱之爲飛泉亦何謂哉嗟夫以一寺而猶有無實之名無怪世人之有名無實者之衆也以一寺而無不可名而猶假遼遠之景以爲名無怪世人之舍其所自而盲他人以爲榮者之衆也不亦可慨也哉余因語寺僧請以本境之名易其額俾名與實符僧曰善相與笑談而別已而下天梯嶺雪又作橫舞撲人面乃沿途而歌趨就靈巖歌曰雪霏霏兮飄白點丹崖兮綴林樾疑飛泉之汎灑兮變名山之眞蹟

小龍湫記

自龍鼻水下西行三百步爲小龍湫當靈巖右脇間其景似大龍湫而較小爲瀑而面東南者大龍湫也小龍湫亦然爲潭而沸爲障而拱爲峰而孤標者大龍湫也小龍湫亦然噫異矣山水非有爲之者宜彼此殊致今觀龍湫雖大小不齊而體段如余遊至此訝之甚而咏之曰相彼靈湫疊出其巧化不可效此獨了了孰爲其大孰爲其小靜言思之欲問蒼昊然余又有疑焉夫山水以大小稱者有矣二室二華是也以茲景處他山覽者必以謂絕特之觀顧談雁蕩者競稱大龍湫而此

殊不克與小室小華竝稱於世又何以故豈以相似不
相似耶嗟夫夷齊競美傳列伯兄仲雍最賢不稱至德
良以勾吳西山隨行一處而小統於大耳小龍湫亦然

入朝陽洞記

朝陽洞在鎮城障東三里一名水簾洞以東南向故名
朝陽以前有懸流故又名水簾其洞曠而整高五丈深
如之而闊倍之下臨絕壁其前懸流闊丈餘自洞頂洒
於巖下旭日照之玲瓏璀璨如懸珠箔左側崖有橫罅
東延百數步別開一龕狀如綺閣拓其罅可通左右其
外右山迴抱景甚勝惜無好事者興之故遊人蔑視焉
使培補洞中更作屋泉下續右抱而延之俾不露則勝
當益勝遊者當日至矣噫茲洞之得於天也美矣而人
事缺焉遂弗克以顯於世物之有藉於人而不得徒恃

釋未集卷之四終
其天如是哉何世之人徒恃其天也雖然茲洞當鎮城
靈峰間人日見之而卒不遇豈亦洞之白沒抑或有任
其過者耶余得之而力不克濟因爲之記

釋未集卷之四終

颯梅師古齋刻